

◇水洞内方
王国华专栏



王国华，“城愁”散文的倡导者和书写者，现居深圳。

果实掉到身后，“啪”一声，刚一回头，前面又“啪”一声，吓得行人一哆嗦。用不着害怕，果实仿佛长了眼睛，这么密集地掉落都不会砸到他们身上。人和植物已达成默契，你不把我赶尽杀绝，我不对你使用暗器。那些不肯妥协，一条道跑到黑的植物，早就离开人群，到荒山野岭上另寻他途了。

福田河极窄，一湾清水托着两岸的树木。蒲桃居多，开白色的带着绒毛的花，以手抚之，柔柔的；偶有几颗洋蒲桃，开粉红的带着绒毛的花，以手抚之，柔柔的。春天的时候，二者以花色区分。夏初，它们以果实区分。蒲桃的果实像一个乒乓球，黄绿色，裹着硬硬的核。据说可以吃，但我从没尝过。吾有一简单判断，所谓水果，市场上应该有售。若否，定有巨大缺陷，轻易别碰。洋蒲桃的果实洋红色，呈梨形或圆锥形，顶部凹陷。夏日南方市场常见，人称“莲雾”，口感清甜，味淡，像雾像云又像风，名称中带一“雾”字，堪为点睛之笔。

“我们都是春天的一部分。”这句话，我是在一家民宿看到的。春天花会开，油菜花、樱花、桃花、梨花……在花田里等着我们这些爱花人、看花人。春风爱花，花爱世人，在这活泼泼的春天里，得带孩子去花田走走。

我一直认为，油菜花是众多观赏花中比较引人注目的花朵，它不似桃花娇艳，不如牡丹富贵，却能花开满地金，这是一种集体之美。走进油菜花田，被菜花的“气势”感染，小友脱口而出刚背过的小古文：“竹生笋，菜开花，竹笋尖，菜花黄。”女儿有友则一马当先地钻进了花田，小友紧随其后，我们几个大人走在后面。

小友是个爱花人，我曾笑他是“采花大盗”。他看到掉在地上的花枝会捡回家，插在花瓶里。油菜花田里有不少掉落的油菜花枝，他三步一捡，只要是花朵还完整的，他就插在自己胸前。一会儿，他又捡了几枝，然后拉着我快走几步。我怕他要不依不饶地追着有友还嘴还手，下意识地拽紧了他。“我去给她几朵花。”说着，小友甩开我，赶上有友，一把把花“硬”塞给了

柳已绿可爱，溪风更摇之。河堤上绿柳含烟生姿，新绿的叶芽在枝头随风轻摇，春水如酒绿，水波荡漾，枝头的桃花、杏花也跟着荡漾。

谷雨是春天的尾巴，雨生百谷。仿佛一个山谷携带着的春天淋漓而来。自此丰沛的雨水浇灌着大地，田野、庄稼、山川，南方至此，到了雨水丰沛的时节。

春雨贵如油，对于新疆干旱少雨的戈壁、沙漠尤其如此。新疆的春天没有一场雨，是明媚不起来的。油田的井场分布在戈壁和沙漠腹地，一场雨无声地落下，天阴沉着，秋里塔格山在蒙蒙细雨中，变得朗润，山的线条因为雨，变得柔和。一只喜鹊在场院里久久不肯离去，低头啄啄地面，又抬头四下里望望，对雨它也有好奇之心吧！

春夜喜雨，春日也喜雨。踩着雨点，人并不觉得凉，站在雨中，用手接着落下的雨点，像要留住这天降的喜悦。远处赛里木草场上泛起了浅浅的绿，雨水冲洗新绿，水嫩嫩的。遍野绿意风中低头起伏，活泼生动，冲淡了戈壁辽阔的荒芜。几只野骆驼，沿着公路徐徐走过，并不惧人，斜风细雨不

河边果实

还有芒果树。该物过于普通，若无果实点缀，不论给它冠以何名，它都无法理直气壮地反驳。如今，怀揣一堆长到半大的芒果，它似乎有点底气了。那些芒果圆鼓鼓的，简直不像芒果（起码形状上要细长些嘛）。被一根根细绳吊着，青色，青涩。它很决绝，一意向旁边的蒲桃看齐。

荔枝树的枝干黑而粗粝，七扭八歪，与其他树木比起来，它对人类的善意最明显，因为这种姿势有利于人类攀上高处采摘果实。可是果实呢？抬头望，树上的荔枝真小，三五成群，堪比手指肚，绿色，无积极进取之势，阳光揉搓它们身上那一个个小疙瘩，似在鼓励。那边厢却无动于衷，一副恹恹的样子。几天过去，再见时，绿荔枝有的干枯而死，有的掉落地面。

菠萝蜜挂在树干上，本该又长又

圆的它们，长成了歪把子状，形容怪异，像是被谁打了一拳，凹进去一块，然后凝固了。其中一个还蒙着一层薄薄的白棉絮。旁边的木棉树笔直地扎向天空，一副不干己事的姿态。它已经把种子甩掉，种子随着棉絮飞向哪里，落在哪里，全是春风的安排。

地上尽是果实，在路边，在草丛里，几乎没有一个完整的，要么浑身上下都是裂开的缝，要么烂掉了半边，要么被谁踩了一脚，果核滚落，稀稀的黄色汤汁四处流淌。芒果黑灰，上面布满一个个斑点；莲雾扎在一根细小的枯枝上，粉嫩的外皮伤痕累累，我试着将其拔出来，却露出一个触目惊心的窟窿，赶紧又插上。木瓜瘪瘪的，有皮无肉……清洁工每隔一会儿就要往复一次，把刚刚掉下的果实扫到一起，倒进垃圾箱里。即便如此，他们也收拾不干净。果实什么时候掉下来，没个规律。久而久之，清洁工也懈怠了。

丰收季节已到，就让它们跟着天运行时运行吧！

“穿越”桃林，激动到叫了起来。

也许两人的叫声吓到了鹅，它们排着队在前面逃，两个孩子在后面追，直到听到了几声狗吠，有友和小友才止步，大白鹅们则躲进了狗吠的“保护伞”下。“这是门外犬，田中牛呀！”小友说，还是那篇小古文中的几句，活学活用了。

我们常说现在孩子的生活孤单且没有情趣。虽说是二孩家庭，如果不带两个孩子出门，他们在家也是各自忙活自己的事，整日“陶醉”在作业中的孩子，依旧是孤独的。虽说我也怕两个孩子的吵闹，但这是他们长大的必经之路，也是亲情的日渐升华，我也相信小友种在心中的那颗善的种子会慢慢开花发芽。

春日看花，我看到了花儿的美，看到了孩子释放出的天性，看到了活学活用，更看到了两个孩子之间的情谊。

孩子的成长，就如同一朵花儿在春日慢慢绽放，需要我们用眼睛去看，用心去观察。

每一朵花都会盛开，只是花期不同，孩子花一般的童年是春天的一部分，我们都是春天的一部分。

簇簇携风颌首，如风在野，况味堪比梵高杏花图，幽蓝深邃静美。

几场风过，公园里的牡丹芍药就如期绽放，朵朵交相争妍，白的楚楚可怜，红的娇艳欲滴，粉的敛静生姿。每年牡丹开花时节，公园里人潮涌动，人潮涌动，人面牡丹交相辉映。蜂蝶争舞，莺鸣婉转，春色愈浓，韶光日胜，人在其中几如梦幻。世人爱做梦，一部《红楼梦》怕是世间最长的梦，一代又一代的人沉溺其中，迷恋、痴恋、恋恋不舍。那日，宝玉生日在怡红院开夜宴，众姐妹群芳毕至，喝酒掷签欢饮无限。宴席中，轮到麝月，抽到一支荼蘼花签，写着“韶华胜极”，签上题诗，“开到荼蘼花事了”又注云，各饮三杯送春。惜春送春归。诗文暗示了各人命运，此宴毕，群芳逐一散去，热闹繁华的聚会此后越来越少。

风吹雨洗一城花。十里春风，果园中一片粉白，一片桃红，细雨纷纷，花瓣纷纷扬扬地落下，地上湿湿漉漉的落红一片。楝花开过，春天就过完了。“只应春惜别，留与博山炉。”温庭筠纵有千般不舍，也只能以诗句留下惋惜之情。

我们都是春天的一部分

还在赌气的姐姐。看着还有几颗泪珠挂在脸上的小友，我好气又好笑：早知道现在要追着姐姐和好，刚才吵啥吵？

油菜花田外，还有好大一片樱花，花瓣落了一地，还有一些完整的花朵，小友又给自己添了好几朵樱花，当然，他是不会忘记姐姐的。想着十几分钟前，两人还吵得很凶，而小友转身就把好看的花都给了姐姐，他要把姐姐的口袋打扮得漂漂亮亮。孩子的世界真的是简单又美丽，没有尔虞我诈，只有善良真诚，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说的应该就是这个人。花开是春天的一部分，孩子们的天性和善，也是这个春天不可缺少的内容。

下午，我们去陈师傅家看桃花。陈师傅在桃林中养了鸡和鹅。我们几个大人在研究桃花和樱花的区别，有友和小友全然忘了几个小时前干的那场架，两人携手围着母鸡和小鸡玩。一会儿，他们看到了一群大白鹅正在

惜春春将去

知归，它们更懂得享受这难得的雨天。有人披着雨披在巡检，眉眼里带着笑意，这雨多好啊，相向而过，他们也不忘表达由衷的欢喜。

落在沙漠里的雨甚至来不及积蓄，落下就没了。沙漠公路两边的绿植在细雨中沉醉，迷迷蒙蒙，有了春天的气象，空气中弥漫着新鲜的气息。大沙漠的春天因着雨水变得生机勃勃。从前寸草不生的沙漠长出了绿色的植物，这是人定胜天的智慧。亘古的荒凉里孕育出生命，从前杳无人烟的地方长出了绿植被，有了小动物的踪迹。一只蜥蜴，探着脑袋一动不动地张望着，它敏感地嗅出了春雨的气息，春雨金贵，在大沙漠里更是如此。

清明过后，梨花一树树地开了，这是落在春天的雪。李渔《闲情偶记》中说梨花之美，“雪为天上之雪，此是人间之雪；雪之所少者香，此能兼擅其美。”天空高远晴蓝，老树枝干遒劲，如剑似戟，枝枝伸向青空。一树树梨花，

◇相见欢
王瑜明专栏



王瑜明，媒体人，偶有文章见诸报端。

胡蛙蛙，原名胡岚，中国作协会员。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。

作品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北京文学》等刊物。著有《寄秋书》《风从域外来》。

◇云上花开
胡蛙蛙专栏



胡蛙蛙，原名胡岚，中国作协会员。铁门关市作协副主席。

作品见《人民日报》《光明日报》《文艺报》《中国艺术报》《散文海外版》《北京文学》等刊物。著有《寄秋书》《风从域外来》。